



路史發揮卷第六

論說十二篇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法非不善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伐桀升而辨

湯遜解

許錄在四岳中

小人勿用

路史絕筆

路史發揮卷第六

堯舜用人

盧陵羅

泌

堯舜皆聖人也其為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為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俞一出諸已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而二帝之用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此臯陶之所以謂帝難之

斯亦妄矣夫堯舜之爲治豈容心於間哉亦善爲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臯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惟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照之精而遂問使疑其下曷以得人而亦何以爲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

繇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又抑元凱則克明俊德爲虛言長莠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呂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爲耻而行父以擅去之爲專故借是以爲釋爾乃若堯舜之爲固皆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

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于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而不舉宥于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然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

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揉而天下亦治萬物亦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內而厭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已有心爲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儉相濟者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

澤之中退藏於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
之矣及一朝而達之天下則材者爲我用不材者自
我去事至而應物來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
又奚俟於反覆難疑而後用哉况其所用稷契之倫
皆出由命故或僉舉有不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
人其果難知邪其人堯也惟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
惟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也人君惟去其如桀
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與桀也固嘗言之
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其患也特
患乎人不我諫爾納之與否惟君人之爲之至於知

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
治繇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爲者也得其理則無不
易違其理則無不難方鴻水之爲患也堯求有以治
之者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
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
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
欠也方水未又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
上爾及其既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

地中也。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爲一，吾不知番車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惟誕之說行矣。爲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卍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

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爲禹之施功自下而上，始之於冀，次之於青，徐而終于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蓋以禹貢之所叙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衰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子乃屏衆傳，攝伯禹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說，則復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是退而求之道，可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

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
方興之時而審重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
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
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
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于
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
居後事不愆矣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
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
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江

亦自北而南也導沂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
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
山也漢自蟠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
之久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
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
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交雍而濟之害在
于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於
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
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
甚者矣淮次于漢漢次于江江次于濟此小大之別

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
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
則荆揚爲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
于徐而治揚荆者先于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
惟自上而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充青徐則無
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鴻既平之後分
別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叙爾以故
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于王所而九
川之叙則又責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
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未後於渭洛

若夫涇則小而附于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
尤難故寇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
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
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
故次道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于導山之尾斯可
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
終於雍徐兗梁荆往來經畧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
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
水以爲師神農之爲耨也因苗而爲教縣之治水惟
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

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至于殛死禹乃嗣興從而道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于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繇禹而來惟商都河北時或墊圯然而遇圯輒遷故訖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茂河患則禹之功施于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已崇其防而廬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鯀禹之所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歎之

煬帝水戲

隨煬帝蒙眊輕媮不脩政事荒于嬉戲大業間勅學士杜寶常脩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巳會群臣于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嬀之水以授黃帝黃帝禱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冊甲靈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與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

圖赤龍載錄出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舜觀于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舜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于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授禹舞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源禹從之治禹鑿龍門疏九河濟江而黃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於是以前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榮光幕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迭進為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

聖賢為戲不忘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籍也至於徹則徹之而已先王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

而曰校數歲以爲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焉可以是以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覩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爲虐豈君子之言哉夏彥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蓋亦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爲亦助哉黃帝之時八家爲井故十利得一爲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爲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

於堯禹而入于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桀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不能逆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周不能專用於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爲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云雨我公田而周禮遂入墾耨里宰歲時合耦于耨旅師聚野之耨粟故耨爲助惟助爲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

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用貢也惟其稅畝而用賦則
助之墮已久矣此孟子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
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爲助也夫野九
一而助國中什一俾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
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籍言
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爲正而顛達之徒
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
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
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苗未遠九

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又者人功未足以盡
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公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于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
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
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賈公彥
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爲言謂夏
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荒百畝則二

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來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方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之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畝乘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乘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

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况乃遂人上地加來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反覆無據則更以爲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來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歟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師之征復而一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歛法則歲以爲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

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它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它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爲弊而不全歟惟昔

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

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世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孰無益曰頭窪日之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而不善哉

辨塗山伯益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夫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又起祠于陸渾會于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復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于箕陰請草陳之

陸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固誤矣蘇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皆置

禹禹厝四者文字音義所云塗山右國禹娶之地然以宜之當塗爲是益謬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

近近江禹生之地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尤非詳紀注

蓋八載而後鴻水平鴻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

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蓋數年矣方其
作州也實始冀堯冀堯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
娶于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作徐揚之下故四日而
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舜受禪時禹總十
餘歲又二十餘年
而娶故呂不韋云三十娶于塗山夫禹之仕不在於
舜攝之初亦不接於縣丞之日其去陞縣也遠矣十
歲非能治水之時也穎達更謂舜攝
之年九州始畢尤踈妄並詳紀中 昔吳伐越隨會
稽得專車之骨使而聞諸孔子孔子以為防風氏之
骨禹致群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
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
禹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

則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易最為煩亂今
宜州南陵之東南有故

當塗城及禹墟記皆以當塗山之國應氏以為禹娶
塗山侯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于湖縣成帝昔
以江北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
晉州郡志云愍懷之孔琅邪王濬出鎮揚州因渡江
南上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徙
北地當塗徠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禹二山皆在湖州
武康堯之諸臣惟彭篋臯陶伯益為最壽臯陶年百有
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

謂避啓者乎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
禪從而遜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

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
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
十始及禹之受禪且攷於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
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
明弼諧言其建謀則明為輔則合見其德之
止於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凡此之

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彙觸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爲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既以爲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爲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爲怨乎惟怨

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爲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爲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傳其怨豈得爲愈疏乎且凱風亦非人爲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爲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爲子之怨父不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傳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

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嬖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曰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甫領嗣妻之愬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于田見伯奇爲鳥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殺我獨于罹豈其傳之言哉蹶蹶周道鞠爲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夏氏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爲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衆寡爲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爲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爲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三百七十一方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目公侯

達民止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
侯之國猶千二百桓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
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
身而為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復以
家而為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
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旁驪山
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
亦四十萬餘如七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
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鷙斬殺無藝漢初
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隸

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
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秦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
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
官約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隨氏平陳有
戶僅四百萬二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
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首
營洛邑月没丁二百萬導洛穿淮引沁通涿還築長
城率逾百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太半倍之大
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
發河南諸郡男女
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達于河自汜引河達于淮唐氏承之正觀末年

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戶僅比于隨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肅宗即位數戶籍祿山一亂損戶五百餘萬唐志無三千字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矣所以然者徒內以一楊太真外一李林甫爾成難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戶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鑑言天室初天下奏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口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四十八二書見然仁宗皇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六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為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戶五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填口三千五百九十二戶八千七百二十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平徭有其半亦亡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為實僅少七百

然唐志言減天室戶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死非大約方永徽中天下進戶多上問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因奏大業八百餘萬今戶三百餘萬及開元大蝗戶口逃散始用宇文融檢括招撫才得八十代宗之時戶部戶最二百餘萬自是州縣率相偽增九十餘萬至元和初合方鎮戶九十餘萬稍復生息口千六百

才百四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或恤勤兵培割閩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綏饑往往相食嗚呼民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真不幸矣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息疲於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虧全繇橫歛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同草木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

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末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紀元始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末壽戶千六百七十九萬九百六我

宋寶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年編

慶曆二年乃至千三百

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三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九主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

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

熙寧十

年乃至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數

元豐二

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大何獨不之見哉仁宗皇帝

嘗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願

司侍臣天下民籍梅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脩院檢闕前漢以來戶口上之國家首繼五季衰殘太

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十七戶九萬五千四百有四十章聖天禧間戶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格取諸道見在官戶口增耗為

州升降

未幾罷在漢長吏以戶最課故州縣希旨攤逃瘦蔽

多以客而為主若為增者故伏无忌記每帝之即位
戶口艱撮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
固其大略者孝平以來奔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
桓而後巾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於
無生哉嘗竊蔽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
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
促者比戶籍于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
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雖云
堯代水土初平民戶未息然塗山之會誓者萬國不

以侯伯曷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
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
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
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為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
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瓦解不可復故朝
廷雖極富而郡縣以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已至困
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魏太和間
民苦戶調
至更相隱冒三五十家而共一戶揚炎括隱戶輒四
四百方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匿戶美田
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畝而生民
之力亦盡戶最何得而視為實若古先王與民為
生後世不能與之為生則聽其自為生亦已矣又從

朕苦之征科日來疾視培歛苟不至貧蹙潰敗者不
已此無以爲三者所以于是亦輕用其生於垂亡隕
絕之餘疾視其上而無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
者豈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爲保鄆而尹鐸捐戶數以
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
爲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之民養之旣至
教之又悉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
爲太平氓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
不能保臣民何爲保王哉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
傳疑何至妄爲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
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
爲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
也豈爲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
竹書始以爲諫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
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爲
拘之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孰爲信
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
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慚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

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
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
逢曰觀君之寇危石而履春冰也未嘗寇危石而不
墜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
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
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
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
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
以爲祆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顧豈逢之
語而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大

抵書傳所記紂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
牛撫梁易柱引鈎由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
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
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
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爲夜等事紂

爲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

外紀用此王充云既牛飲

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也
矣騎行炙則非林矣殆傾酒地上旁流如池掛肉林
中恣人取食戲走其中故云裸逐言死節度尔昔周
公告康叔以紂用酒則於悉極危是說也使果引鈎
伸索倒拽九牛此但尔夫吞珠給吏一事也韓子
何預於亡而爲至惡邪合
以爲伍員國事以爲張丑可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

以為杜宣晉史以為樂廣之客抱雍出灌一事也莊
子以為漢陰夫人說苑以為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
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襦韓康伯也
別傳則云張蕪誨為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於宣帝
褚生以為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
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於羊元挑土梗語
戰國策謂蘇秦於季父史記謂蘇代於子墨嘗君體寢
石有能渠繇基李廣之異獻壽藥有荆王燕王漢武
之殊而獻空籠亦有淳于髡蔡元澤之不同流傳轉
妄吳可為紀新序楚熊渠不見寢石以為虎躡之沒衛

寢食以為兕射之飲羽漢書西京雜記則以為李廣
輓昭古詩注則又謂景公造弓休石梁飲羽○戰國
策有獻不死藥於荆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
對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為東
方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
王人既死尚求其藥○因事蔡無澤獻鵠于齊中途
失之以空籠獻而君厚待之以為淳于髡於楚王

如廣異記玄恠錄俱有妻箏投果之言

記言開元中
有張李同李

道李厭而歸仕至大理後謂張張饌之而李妻持箏
不敢言投以林擒至歸猶在錄則謂上蔡伯謂裴甚
見其妻持箏投以朱李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筮侯為婚之事史

為盧李二生拾遺以為崔宇過薛肇而集異記韋侍
筮侯上書天際識歸舟二句同也

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楊越
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鸞女等事說各不一

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則描前摸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爛柯事述異記

則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棊東陽等記則云鼓琴而歌異苑廣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樗

浦在鞭看之俄鞭爛鞍朽○流紅事乃盧滄見雲溪友議及本事詩及張子京記為于祐北夢瑣言則以

為李茵遇鬼雲芳子詐作宮嬪而驚女墳在麗情言集以為姚王京南史乃王整之女南敬瑜之妻也

桀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謫于紂也惟曰淫戲自

絕而已及武王數之新涉剖賢炙忠剔孕斯已甚矣

而史傳復有醢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剗心等三十

有七章焉故子貢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紂醢

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呂春秋亦謂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於廟鬼侯者

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為醢九侯之女姪梅伯之體春秋繁露云生番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

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侯入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

并脯之蓋出世紀豈足盡信鄂一作邪非台嘗言之揚善毋過辭抑惡毋

過飾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

夏桀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嬖一事足以亡矣說者

又何必過為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

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

云為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

不興植杜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群大捍而入淵

豕銜尊而席隩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展畫於內

闕而不歌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
田無立苗路無沙頰金積折廉壁襲無理豈非過甚
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喪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
行德滅而不揚率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
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推意
而壞常邪人諂而陰謀骨肉踈而不附田无立苗路
无緩步金積折廉壁襲无羸殼龜无腹箸筮日施云云盖因此而演之韓嬰詩傳更謂
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
于三衢衆言殺亂盖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
後世庸君僻主多爲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
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盡信
也

伐桀升陟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
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間哉應天順人
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
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
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
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
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合也不然而反
迂迴遠餉以出於陟盖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

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
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陲見之矣而孔安國乃
以爲升道自陲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
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慙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爲
湯乎且旣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
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
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銳
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詐譎

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之其
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
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
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
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
知備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它匪計也
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方天
所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
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繇陲盖出此道
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

子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剋日乃爲戰不
爲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
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爾況湯武之師
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
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
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
悖也予其爲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
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
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尹旣反而復往爲之酒保思
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爲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

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我桀者非湯
也伐桀非湯則其爲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借亡
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
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
志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
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
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間哉因民
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襲入之兵五伯不
爲而謂湯爲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
亦多罔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

之會盟津爲上諸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
四岳爲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繇妄度嗟
乎天下之妄說叵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
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
乃不詳其爲啓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爲桀
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於鳴條矣地西出高而
而在毫之西故曰外曰春秋云湯與伊尹盟滅夏
往觀曠夏於未嬉未嬉曰昔人夢兩日相爲
鬪四方日勝東日不勝尹以告湯商相旱猶發師
以信伊尹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外紀亦云
景毫之命湯自把鉞責昌爲御而伐桀令師從東

方出於國西以進王剽公乃以師爲山謂升高而
戰非地利以人和也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
地豈人情也哉類達更謂湯嘗爲臣慚而且懼
故出其不意武王久不事紂故顯然致討尤妄

湯遜解

下隨口務光許
繇在四岳中

莊子曰湯伐桀因卜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
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卜隨隨投桐水又遜于光
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紀佗聞之恐其
及已帥弟子跋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蹈于
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
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石而自沉盧水秋商時
人鳴冠

子云申屠易以世困蜀負石設河故墨子有申屠投
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爲黃帝時而韓嬰

劉向以為崔嘉謀之伙稱子
胥規治以對大率難信矣

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

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
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
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
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
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
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
之憂媿不已而有害惟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
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
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卜隨訟光其何以承之邪昔

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
周稱之且以為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
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比人無擇若石戶
之農又有狶不借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
蓋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惟有所
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
疑於卜務而以許繇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
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
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惟其子之不肖
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

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

岳之祚也說者又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虛哉羅

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誠

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為聖人而朱均為

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

在陶虞用朱均於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於公也胡

以不肖名而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

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於後

世也許繇之迹蓋其章著非寓言者呂

正猷云許繇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

雖然事有大

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

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

耻之遂投清冷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

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

已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腹而度之

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魯光也荀子作牟光

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

投于河而企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人謚

又以為黃帝時人甚不一如此廬水在右北平欄水

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冷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

人無擇

所投

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說

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比湯欲比迹堯舜乃制

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隨氏以唐王為相國

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尚

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隨則繇未免末世之

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

易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爲而作乎爲
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
群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
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
小人往往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
商飈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
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爲患則莫之禦
也小子學易抑嘗卽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小

男少女艮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於爲妾爲閹寺閣
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爲悅乎外此
以二陰爲阻乎內陰幽險陂其事正如此也雖然上
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
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輒媚爾天下
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
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
夫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
之所繇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
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

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苟合者人
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踈
易踈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
蓋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爲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
能蔽纖芥之踈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
備者每不以爲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
者既渾則順已者必親而恪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
簡以鳩其身快暫而忘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
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爲器近而功
速君子行其所無事業遠而道似踈是以喜功不好

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
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忍不耻故無所不爲
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
希闕也伊摯夏庖而興商姜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
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荀彧袁紹
之棄臣而強魏燕之強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
辭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此主去之而七喪何如
是之憲憲也失度佐而有扈伐狐攻專而驩堯放成
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旃
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曆委而宋亂是數君者

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包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高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繇興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繇亡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訖錄始胡廣而崔群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爲天下之戚休治亂之隨汎逾響晨昏去任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蓋學

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惟審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已職矣肅陸姜湯毫釐之忤負已彌天而韓竇之徒每至以功目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而佚樂輒媚之是好邪

微攻韓非說難作狐男成駒陰經作成均字誤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回而有慙德武王布車遷九鼎于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刊書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

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

禹臯益稷之事為可誓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

日若引薛李九陽德殿賦云日若炎唐稽古作先李

吾引書皆作粵乃古書也若稽猶日謹按云尔非訓

頌與如也兩謨者故門人於堯日之篇上記帝王之

所以得天下在予一下言帝王所以為治之道謹權

下於堯舜禹則替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

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

則路史之所以為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繇是

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堯曰

之說書獨

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告亦無成

湯萬方有罪至以尔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

為存去也或以為嗚呼聖人之心其所以待天下者

兩有脫錯妄矣亦深而所以待後世亦厚矣唐虞之時為君者揖遜

乎其為臣者訐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

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

則放焉擢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為之則忠且

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

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

為湯武之君以禹臯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

其為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

也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爲詩書始終之序皆
出偶然無意至溫公作稽古錄爰始伏羲而終孔子
遂以湯武于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
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才學識史氏之三長雖然才者衆所同而識者不千
一於其不千一之中而復得其高且遠者安得不歛
衽而敬歎哉今夫一計而上殘篇斷賦稗官小說與
夫一言一句之可錄者俱足以稱才而荀楊鼂董韓
柳歐蘇之徒其爲識猶有不至則夫所謂三長有冠
屨之不侔者自非幼而刻苦博友求師渴馬而不得
其說者烏足以知之予爲學四十年於書蓋無所不
觀於文蓋無所不愛有觸於目必致其難其有按經
撫傳而終不得於予心者多矣如六經之始終性道
之淵源先賢論說千種百端固有終不得其說者矣

今觀羅氏路史與夫發揮之書稽疑發奧默然有契於予心者又何多也詳其議論大抵皆必然有不可變之議而不爲兩可之辭如詩書易春秋之所以始終之說皇帝王之事業之所以因革之論皆超然卓絕窮聖人之本心而前賢之不克究者噫一何識學高遠之如是耶夫逃虛空者聞足音蛩然而喜挈竿擊鼓求亡子者窮山越海而不之得一旦悠然而遇之塗其爲悅可勝旣邪予非知長源者蓋以用心獨苦嘗求之嘗不得矣而長源一旦先得我心之所同夫又安得而不敬歎哉道之所在亦何間於遠

近之與今古非先賢之學有不至特以理學高遠將智識有所未誼耳理之所在固不可掩得路史者馱觀熟復永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彼浪浪紛紛好爲異論者請試卽而嘗之吾知六筮八珍有不足以論其快矣幸勿囂囂矜其舉子之習而胥動於誇毗可也淳熙九年長至日靜江憲屬曾大鼎書

古詩集之附錄附錄五卷之附錄附錄六卷之附錄附錄七卷之附錄附錄八卷之附錄附錄九卷之附錄附錄十卷之附錄



附錄

